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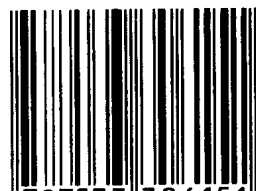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四)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一

象山先生全集六卷

〔宋〕陸九淵撰 傅子雲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金陵周希旦刻本

.....二七一

搏齋先生緣督集十二卷

〔宋〕曾丰撰 〔明〕曾自明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詹事講刻本

.....六一四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

七卷(四)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文集

大全類編一百十一卷》提要

朱文公序文全集卷三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解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之
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
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
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容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
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
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
也今予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筆楚以主縣簿於
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
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
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
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
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
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
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
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
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燕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
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
焚而經籍弗具學者因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
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即日減省少府

用度金銀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嘉興諸生既受賜則相與萃議所以歛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嘉獨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嘉之請嘉乃幸得以非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敘其指遺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忘此嘉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爲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盜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

記集卷三

分背去行所部循他慰傍諭意吏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劔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狗戎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表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固固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眾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蓋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諸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嘉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此是爲記云

遊丞相祠記

嘉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舊公之爲人以爲傳治古今通如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援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昧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不記集卷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

甚於今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饒樂者則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鳴

下記集卷三

四

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偶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害焉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東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

意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桐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藏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懼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楊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謂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既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

下記集卷三

五

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懇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意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廳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間名於嘉嘉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卽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嘉言爲然故書以遺之

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嘉書

畏壘卷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曠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庑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蓬藥盆荷之屬又皆列峙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窻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畏壘子之居

記集卷三

畏壘也因名子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儼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意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勉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壘處尤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予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爲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嘉

記集卷三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衡傍之曰恕齋而陳君

有謂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後而簡不至陋起居使適而視聽無邪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與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公所改於其舊惟鑿胞牖以候明晦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顧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懷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遊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已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諄諄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與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記集卷三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焉蓬蓬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故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說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實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子所謂存

其心者予是以存者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
今也以是名予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
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
語吾子抑嘗聞之入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
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
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
亦將何所用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
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
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
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
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固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
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記集卷三

至樂齋記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即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
達其南北以爲軒窗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
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
謠詠諷誦小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奕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
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紛羣書而誦之晝夜不厭人蓋莫
窺其所用心而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
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爲我記之某辭謝不
敏不願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誦說而况敢爲是耶既公命之
不置某不得終辭乃奉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
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
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

平而氣和冲融暢通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益無往
而非吾樂也而况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
行事問學之源與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
不畢具初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
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爲
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
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聞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
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畧如此因序次以爲公齋記
云紹興二十八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
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

記集卷三

九

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驪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
先虛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
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勿而厚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
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休迫勢利瞻瞻軒冕印紱
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酬奉之餘厭苦淡泊顧慕曠昔不
能忘情方且吞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
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
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
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
十年以端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還調行年五
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朝會之餘日益無一日不命賓友
從事延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

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隱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遠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徵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

記集卷三

十一

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燕使記其意燕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在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昆河清子往見之伊川謂子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加矣公自幼不喜讀書一過自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日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議容辭令整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大服

記集卷三

十一

友有信流官過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蓋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簡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和俯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燕旣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源溯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燕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事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詐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

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則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書無一中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挹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撮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茫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舉細者縷析豪分心日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

記集卷三

十三

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聖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者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候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於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於未發

勝業信崇亦別其群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錢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橫州嘉興伯崇擇之以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橫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議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爲難喻之機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者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意則又進而言曰前日

記集卷三

十三

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渾灑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群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群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當惑耳目惑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克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予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母怠於是盡錄贈處諸詩於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閩茲遠黎其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羨使

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專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慎密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懼督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間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一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黃金其一為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為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復井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額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為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

記集卷三

十四

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通負指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竊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於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宜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倘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誌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二錄項平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經

本於轅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開暇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往刪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藉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刪去五十餘章者有是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日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束今并綴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愚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不記集卷三

十五

崇安建之學也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為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為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為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於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奠於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而無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矩為政有節良之蹟立朝著聲謬之風清節至行為世標表同諸公之所建聞也至於胡公開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

言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亦不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國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茲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儒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意為之記嘉惟今之為政者罔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

記集卷三

三

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為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已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以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

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然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曾稽

記集卷三

七

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後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而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星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名堂室記

紫雲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

先君子故家發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聞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勝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才急害道尉九溪時嘗取古人佩章之義勝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益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勝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亦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踪迫遊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

記集卷三

十九

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大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趨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朱道堂記

記集卷三

十九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終身不懈聞嘗勝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冀除廢居恪處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爲我記之以告於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兄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爲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允字太和始爲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而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接物發言遺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於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得於天而成於學克於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馬公後裔僑

楚斤使選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已功建繫詔獄削籍
按荒而終不自悔以殺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
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
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
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為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
民彛而已豈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
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
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既聞道於家
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街訓嗣事而居此堂也
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銳而至之遠其可
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
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墓誌記

記集卷三

三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於潭溪之上
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日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
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八年既歿而家無餘貲
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
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
果皆以文章舉為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於不守清之之先君
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
卷者如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諱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
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
失焉以至於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
曰得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

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肯誠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
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不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
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為名家所與通書
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
禮為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
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
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
者乃細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
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
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
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庶之所入
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

不記集卷三

三

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
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
孫也諸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
壽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
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
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在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為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
以幹敏聞州郡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
器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
於下懇懇以伸於上於是小窵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
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尋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

勝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
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
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
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
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
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
龍貞貞厲之戒揭於座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
其情而述焉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職以盡其忠愛而不知所
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
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記集卷三

三

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
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
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功又已早於
上下如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
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
嘉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
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
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
書之以風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
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蕪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子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蕪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

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
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懼不能利今將
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
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
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月十
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磨者其相
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爲
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爭
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
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
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
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

記集卷三

三

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
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
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嚮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
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璽石於堂考前爲是官
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
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
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
濶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茲非獨使繼
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
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真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
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至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廢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而九

記集卷三

三

以不得蚤夜其職爲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爲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於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公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敘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爲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著以書率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而山臨流背巖摩而挹清飈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

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用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始至而病焉顧以敦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大門堂齋序庫庖庖無一不得其正而又慶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續以重欄嚴其陛櫺而凡像設之不稱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庫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僂身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啓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

記集卷三

三

辭焉蓋蓋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蓋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